

## 怀李未校长

陈平原

今早起床,打开手机,赫然入目的是孟华教授发来的短信:“李未走了”。此前医生告知回天无力,于是昨晚八九点我开始撰写此文。就在开笔两三个小时后,我尊敬的李未校长便真的魂归西天了。

我与著名计算机专家、中国科学院院士李未专业上相距十万八千里,之所以多有接触,纯粹因为他的夫人孟华在北大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任教。最近八九年,李未缠绵病榻,我们爱莫能助,只是不时与孟华通电话,听其告知病情,略为宽慰几句。虽说很早就知道结局,但大幕落下那一刻,还是很感伤。

作为改革开放后第一批公派留学人员,李未学成归国后大展宏图,1997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,2002年至2009年出任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校长。2003年,国家成立“大飞机重大专项”论证组,时任北航校长的李未被任命为论证专家组组长。这件事让李未很得意,我们也很为他欢欣与骄傲。

就算是不贤识小吧,

三十年前,本城出现了一份读书小报《绿土》,创办者是虹口区图书馆,出版至今总计刊出700多篇文章,并已出了300期,成果斐然,令人欣喜!

记得《绿土》诞生之初,我曾由文史学者、早期该报顾问陈梦熊先生带领、引荐,参加了该报一次征询意见的座谈会,感受到了办报者的虚怀若谷和严肃认真的态度,无怪乎报纸虽小而质量上乘,读者总能在报上读到好文。我清晰记得读到过一篇写鲁迅与青年学者徐梵澄的文章:徐富于正义感,但性情高冷又居无定所,且不喜与人交往。他一直仰慕鲁迅,并喜爱其杂文,凡见有新作,一般都要读上三五遍,自己也努力学习了不少杂文,寄给鲁迅先生。但令人想不到的是,鲁迅和许广平女士竟先后抄写他的稿子,留下原件后再为他转寄设法发表。这种事过去了好几年,徐才知晓,说:我怎么这样糊涂!怎么想得到,先生和师母都抄写过我的文章,真的该死!鲁迅还为徐的《尼采自传》五次写信给赵家壁推荐出版,还对字体版式等提出建议,因为一时找不到徐本人,甚至把校对的事也揽下了,还代为寻找一幅尼采画像。鲁迅先生对青年学子的拳拳赤子之心、满腔热血,读之令人动容。在《绿土》上,类似这种好文是很多的。

我曾撰文称《绿土》是一份读书人的优秀小报:就是它,平凡朴素普通却发掘了被岁月湮埋了的文事、追怀了远去了的作家倩影。它是怀旧的“诗”、寻梦的“根”。三十年来,坚守如一,为文坛瞩目!这段出自肺腑之言也是对它300期的贺辞。

近日,收到该报为纪念300期的圆满出版而特别编辑并由学林社出版的《绿土丛书》三册毛边本(分别为《那时文人》《那时信札》和《那时书刊》),陈子善先生撰有一序,给予热情肯定,并认为此书难得,也颇有意义和价值,它能“补”上现代文学史研究上之“阙”;“拾”起现代文学史之“遗”,做的是在文学史深处打捞的工作。本人认为这是一个具有“一锤定音”式的实事求是的评价。赞曰:《绿土》开红花,熠熠发光华。发掘又打捞,拾遗补阙多。祝愿再努力,更上一层楼!



大雪过后 (油画) 黄阿忠

那些年,因北大、北航酝酿合并,作为北航校长,每当北大庆祝教师节或迎新春座谈会,李未都作为重要嘉宾讲话。至于讲什么,我没有太多记忆。只是我多年著书立说,谈论“大学何为”,与他的办学经验略有交错,私下聊天时,感觉颇为投契。

实际上,我与李未有较多的接触,是在他离开舞台中心以后。也只有这个时候,他才有时间与心情来跟一个文学教授打交道。不当校长了,李未从360多篇文稿中,挑选能反映其办学理念及实践经验的,汇集成《变革中的大学:李未教育文存》(高等教育出版社,2012)一书。大学校长并非万能,想做的,不见得就能做得到,但因应时势,在职权范围内,积极推动北航由一所行业性大学向高水平研究型大学转变,李未这方面的眼光及贡献,我相信是有目共睹的。当然,隔行如隔山,李未作为专家及校长的贡献,自有相关部门表彰,我等洗耳恭听就是了。

就算是不贤识小吧,

医院治疗。当初李未说没关系,第二年再来就是了。谁知过了这个村,就没有那个店。“韩江讲堂”至今还在办,每年我都带若干专家前去讲学,但李未再也未能履行承诺。

大概此后不久,某日在李未家聊天,他感叹自己读不懂学生的论文,因此很痛苦,也很茫然。我安慰他,科技发展这么快,你年纪大了,读不懂最新科学论文,很正常的。他只是摇头,没再说什么。事后孟华告知,李未病了,而且病得不轻。

读罗涵整理、孟华本人审定的《孟华教授学术年谱》(见自刊本《孟华教授八十寿辰纪念册》,2024),2017年5月有曰:

“李未因病住院。决意告别学术,专心致志照护病中的先生。”此后,我见到的李校长,便是在妻子的精心照护下,不断与病魔抗争,锻炼走路,学习说话,努力恢复记忆,幻想有朝一日重回讲坛,但又不断摔倒的硬汉子。

2026年1月26日于京西圆明园花园



湖北洪山区出产的红菜薹一向著名。如今,全国遍地均有种植。

寒冬开花的蔬菜,始终寥寥,正显出红菜薹的孤绝来。这种菜的气质有着蜡梅的幽清,无论一两把摆在路旁,抑或整齐码放于商超柜台,远远望去,那一抹抹深红,恰如人潮人海中的暗香浮动,始终与人惊

才绝艳感。没有哪一样蔬菜,比得上红菜薹兼备的品质,可食可赏。

买一把回来,抽出来两根开花了的,蓄养在餐桌白色花瓶中。活泛泛的黄花红秆,顿时为寒气凛凛的家添了一层春气。

菜薹根部略微有点老了,撕

孩子五岁时,对跆拳道生出兴趣,我于是带他来到附近一家口碑很不错的跆拳道馆。

教练三十来岁,瘦削,寡言,举手投足间有点“其疾如风,其徐如林”的意思,眼神则是鹰视狼顾,颇为锐利。

他看了看孩子,忽然迅雷不及掩耳地将他抡起,在空中转了半圈,再放在地上。我完全反应不过来,本能把孩子搂在怀里时,他已脸色煞白,惊恐地大哭起来。

教练淡淡地说:“我的教育理念就是这样。孩子在家里习惯了和风细雨,但外面的世界可不是这样,你不提前适应,将来更危险。”

孔子说:“不可与言而与之言,失言”,我记着这句话,没说什么就走了。孔子还说:“道不同,不相为谋”,我们之间不只是教育理念的不同,归根结底是对世界认知的不同。

在他眼里,这世界就是丛林,是战场,充满莫名的恶意和突如其来的打击,就是网上最常见的那种观点。我的体感则是,这个世界确实不特别安全,但大多数时候,并非跆拳道教练表现的那样不可理喻。它是有脉络、缘由,是可以被理解、分析,并在一定程度上被应对的。将世界简化为一个恐怖的斗兽场,未免悲观而懒惰。

更重要的是,家的首要功能,不是提供稳定、接纳和无条件的爱吗?为孩子建构一个坚实的内核与支撑,让他们能积蓄足够的力量向外探索,即便将来遇到“风刀霜剑”,他们也知道有个地方可以回航、疗伤。父母不该是孩子的第一个“挫折制造机”,而是他面对外部世界各种不确定性的底气。

这么多年,我一直这么想,但后来发现,我这想法又走到另一个极端。

孩子上初中时,我习惯于每顿饭之前都要问他想吃什么,他吃的方面不讲究,但有时候我还是无法做到。比如说他早晨想吃馒头,我既来不及蒸,也来不及买,只好跟他商量,要不,就煮个面吧。他倒没什么意见,但我总觉得有点抱歉,那么简单的要求我都没做到。

有一天忽然觉得哪里不太对,被我催发的这要求并不简单,它不是吃馒头还是吃面的事,是我在培养一种“要什么就什么”的错觉。既然他对饮食没有要求,而且我也知道不按照他的“菜单”来也可以,为什么不直接端上来而是有那一问呢?也许潜意识里,我想提供他所要的一切。

“这样不行啊”,作为一个习惯于反

省和自我批评的人,我对自己说。这一问,既暴露了我的焦虑,还给孩子带来困惑,让他置身于一个看似慷慨、实则无法兑现的“虚假菜单”前。我无形中缩小了世界的局限性,夸大了个人意愿的权重。

也许,不管愿不愿意承认,我们其实就是孩子接触到的第一个外界,比如一个在家里被漠视的孩子,就会有一张邀请别人欺负TA的脸。问题的关键是,我们应该模拟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。

像那位教练那样肯定不行,而我呢,也在制造应有尽有的假象,两者都是一种失真的模拟,都无助于孩子理解这复杂多面的真实人间。应该提供的,是一种“合宜的尺度”,在你能够提供的范围内让他做出选择,而不是假装,或者说,拼命要提供并不具有的全部。承认世界有风雨,但风雨并非全部,也并非总是毫无征兆的飓风;承认世界不为你量身定制,它有它的偶然、限制与庞大的“漠然”,但这“漠然”中,也蕴含着秩序、规律与通过努力可以把握的部分。如此孩子才能体验这全部:从被接纳的温暖,到被拒绝的失落;从需求被满足的快乐,到愿望受限制的调整,并逐渐生长出的理解力与韧性,能够适应各种变数。做父母的必修课,不是为孩子准备一个完美的世界,而是帮助孩子成为一个足以面对不完美世界的自己。

卢梭在《爱弥儿》中说:“在敢于担当培养一个人的任务以前,自己就必须造就成一个人,自己就必须是一个值得推崇的模范。”这要求有点太高,但怎样做父母,的确就是怎样做人。不夸大恐惧,也不试图控制,心平气和,沉着稳定,成为一个中庸而豁达的人类,才能够把一个尺度合宜的世界推到孩子面前。

## 春声诗单

徐子芳

## 迎春

岁序阳和润绿氤,河边草圃一时新。  
村头燕子衔花语,市井歌声起伴民。

我枕清流收日气,谁招红雨浥风尘?

青梅煮酒温初试,送别寒冬好种春。

## 怜春

好雨知时聚碧波,怜春莫等一蹉跎。  
浮云过眼翻愁短,野草裁风带梦多。

家国文章新手笔,城乡喜讯满山河。

借来九派笙箫管,共奏清霖一曲歌。

## 红菜薹

小莉

去两厘米长外皮。  
粗薹部分须斜刀切,

便于入味。无非热

锅凉油,拍一片老

姜,大火炝炒。临起

锅前,淋适量香醋。

盛盘后,稍涼

一两分钟,再品尝,

鲜美无匹,滋味无限。

经霜后的红菜薹,无须腊肉

加持。素炒,最能凸显它纯正的

鲜美度。倘额外搭配荤腥之物,反而破坏其独特口感。

小雪前夕的红菜薹,还是微微的苦。等到大雪霜厚,口感逐渐变甜。又是一味天性凛冽的蔬菜。

茫茫白雪的菜园里,红菜薹黄花灼灼,新鲜又热烈,浑身春意。



## 八段锦:我的“活力补给站”

杨佩

坚持练习八段锦一段时间后,变化悄然发生。曾经每天下班时的腰背酸痛减轻了不少,再也不用靠按摩仪“续命”。在快节奏的工作中,我们习惯了步履匆匆、争分夺秒,而八段锦的慢,让我学会了沉下心来,关注自己的呼吸与身体感受,在一招一式间,抚平内心的焦躁与浮躁。

让我惊喜的是,八段锦还成了我开展患者康复宣教的

乐和放松的氛围。我们一边练习,一边交流心得:年轻护士分享缓解颈肩酸痛的小技巧,老年患者讲述练习后睡眠质量的改善。小小的示教室,成了心内科护理人员与患者共同的“康复乐园”。

很多上班族总说没时间锻炼,或是觉得运动太辛苦,其实,八段锦就是一份送给上班族的“懒人运动礼物”。它不需要高强度的消耗,不需要专业的装备,只要你愿意抽出十分钟,放下手机,站起身来,跟着节奏慢慢舒展。不必强求动作与教程分毫不差,每个人的身体状况不同,找到适合自己的幅度与节奏,才是最重要的。

如今,科室里的八段锦小课堂已经成了固定项目。医护人员和患者一起练习,没有严格的动作要求,只有舒缓的音

乐和放松的氛围。我们一边练习,一边交流心得:年轻护士分享缓解颈肩酸痛的小技巧,老年患者讲述练习后睡眠质量的改善。小小的示教室,成了心内科护理人员与患者共同的“康复乐园”。

如今,科室里的八段锦小课堂已经成了固定项目。医护人员和患者一起练习,没有严格的动作要求,只有舒缓的音

乐和放松的氛围。我们一边练习,一边交流心得:年轻护士分享缓解颈肩酸痛的小技巧,老年患者讲述练习后睡眠质量的改善。小小的示教室,成了心内科护理人员与患者共同